

永懷一代哲人——吳大猷

賴樹明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我認識吳大猷先生將近有十年的時間，記得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十月，我到英國大英百科圖書館參觀，無意中發現吳先生早年所著的物理專書放在書架上，因為吳大猷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的名字，基於好奇我將書拿下來隨意翻了幾頁，心理覺得，中國人所寫的書能放在這號稱世界第一大的圖書館裡，實在不簡單，想必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於是我便寫信給台灣的朋友，請他幫我打聽吳先生在何處任職，返回台灣再前往拜訪。

一九九〇年底，我由德國返回台灣任教，那時吳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位高權重，有台灣「學術界龍頭之稱」，想和他見面，想必不太容易，不過我還是抱持姑且一試的心理，提起勇氣打電話給他，而讓我既驚訝又感佩的是，我所打的電話居然是他自己接，並未假手秘書。在交談中吳先生十分客氣且親切，同時約我當天下午兩點在廣州街他的住處見面。

吳先生所學為物理，我的專長是教育，在見面之前有位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就對我說，以吳先生的脾氣及個性，加上我們兩人年齡相差甚遠，相信談不到幾分鐘，在「話不投機」的窘境下我很快就會知難離去，而當時我心理確實也做了準備。不過經過一番交談，證實這些顧慮是多餘的，在言談中我們非但沒有「話不投機」的窘境，反而相談甚歡，

一向關心台灣教育的吳先生還頻頻問我有關當前教育的看法，而我也言無不盡的提出個人意見，原本預計一個小時結束，沒想到一談就是兩個小時半。離去時，我以「毛遂自薦」的方式對吳先生說，以他對中國大陸、台灣，乃至世界物理科學的貢獻，理當將自己一生治學奮鬥的歷程寫成一本書，將來供世世代代的學子作為勤學參考，若自己本身無暇撰寫，我願代勞。不過對我的建議吳先生卻委婉謝絕了。後來我屢次再去拜訪吳先生，兩人也漸漸熟識起來，沒多久我們竟成了無所不談的朋友。自此，吳先生才授權讓我來寫他的傳記，「真言-吳大猷傳」一書就是這樣孕育而成的。

自從認識吳先生到他逝世，每個月我都會固定去看他一次（出國除外），住院期間則更加頻繁，幾乎每星期一次，因此我對吳先生可說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尤其他那嫉惡如仇、坦率直言的個性讓我印象最為深刻。記得有一次，我陪吳先生到台北的某大學演講，因校長正和訪客在辦公室談話，由教務長代表接待，等訪客離去，教務長才再陪同吳先生去見校長。當時校長室是在一棟日本式建築的二樓，必須走木梯上去，吳先生一看十分生氣，當面對著教務長說，我是客人，校長是主人，禮貌上校長應當下樓接待客人，那有客人主動上去見主人的，況且我年紀如此之大，要我爬這麼高的樓梯，

實在說不過去，身為校長怎麼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如果學校要擺這種架子，我看你們就不必請我來演講，說完吳先生的兩束白眉突然翹了起來，一副不高興的模樣，教務長看到這情形，趕緊上樓將校長請下來，然後兩人拱手作揖向吳先生賠不是，不過怒氣未消的吳先生卻狠狠的對校長說了一句：「你當校長就有如此之大的架子，若當了大官不就是一個大官僚了！」校長被吳先生這麼一說，滿臉通紅，久久抬不起頭來。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一九九七年的九月，某回有位中央級的高官去拜訪吳先生，當時我也在場，一開始吳先生就拿了一張有關賀伯颱風造成汐止大淹水的報紙剪貼資料給那位官員看，並說，民國七十五年琳恩颱風來襲，汐止已經淹過一次大水，政府應該警覺到水氾的可怕，趕緊將防洪措施做好，讓老百姓生活安心，可是十年過去，防洪措施幾乎是零，賀伯颱風來襲，汐止依然水氾頻頻，損傷之重並不亞於琳恩颱風，像這樣低效能的政府又叫老百姓如何取信？如何誠心的去支持？說到激動處，吳先生的臉頰似乎有點顫抖，聲音也愈變愈大聲。

接著，吳先生又拿出一張記者提供在山坡地濫墾、濫蓋的照片，他指著其中一棟豪華的別墅說，台灣是個地震地帶，不適合在山坡地上蓋大型的房子，這種常識大部分的政府官員都知道，可是卻不去執行，每次總是要等房子倒塌，壓死了人才要檢討改進，追查發照的單位，這是什麼樣的執法心態。另外更惡質的是，有些商人為了圖謀利益，居然買通官員，讓其在山坡地濫墾、在河川水流盜採砂石，造成每逢豪雨不是土石流就是河水氾濫，可是面對這些違害老百姓安危的不法情事，儘管政府已經取締了，但仍是效果不彰，可憐的還是那些弱勢的受

災戶。說到這裡，吳先生則更加直言不諱，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然後以期待的語氣說：「如果國民黨政府不痛定思痛，喚回民心，那麼政權將是難保！」說完他要這位官員將他的話記在心上，有機會可轉達更高階層的人。可是令吳先生感到遺憾的是，儘管他的這番話講完那麼多年，官場惡質的文化依然沒有改善，土石流、水氾、山崩、山坡地的濫墾、濫蓋仍是依舊，今天吳先生已經辭世，但不知他在天之靈有何感受？

除了對政府各項政策的建言，吳先生對社會問題也相當關心及注意。某一回，吳先生在師大參加一項學術會議，會後數位記者問他有關當時一些藝人、記者、公眾人物陸續以緋聞為名出書一事。坦率直言的吳先生毫不避諱，脫口便說，公眾人物應該潔身自愛，對於自己的要求要更嚴格，他最看不起的是一些人，仗著自己的知名度和姿色，四處製造緋聞，然後藉著這些話題來炒熱新聞，甚至出書賺錢，像這樣的人根本不知什麼叫可恥，其行為與盜匪流寇並沒什麼兩樣。

有一次，吳先生在報上看到有位自稱是「資深媒體人」出了一本書，內容包括了色情及仇恨，為怕影響讀者的心靈，吳先生則寫了一封信給出版社，表達了強烈的抗議，他也在書信中說，身為出版社，其職責理當出版好書，造福社會，提昇人民的文化知識，無料該出版社竟以營利為目標，置道德及對社會的影響而不顧，出版這種低俗汙流之書，必將遺害萬世，憾也！憾也！

此外，吳先生對於刻意製造省籍情節之人，尤為痛恨，有一次我陪他去電台錄音，針對此話題，他語詞激昂的說，許多人動不動就拿省籍情節來做為分化的工具，但是這些人是否曾經想過，他們平

時所拜的媽祖、關公、觀音、包公……等等之神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當他們在挑起省籍情節之際，難道不怕自己所拜的神來敲他們的腦袋。接著吳先生又說，其實台灣根本沒有分化的本錢，大家生長在這塊如此之小的土地上，如果彼此不相互團結，只搞內鬥，敵人不用打我們，我們自己就自動倒下去了。他舉例說，以色列在四周敵人虎視眈眈下能存活那麼久，唯一的秘訣就是他們團結，對國家有向心力。

吳先生一生清廉且淡薄名利，認識他這麼久，我很少看到他換新衣服，吃過滿漢大餐，甚至住過高級洋房，其實去過吳先生住處的人都知道，一進門在左側就掛著三、四件的西裝，這些西裝表面看起來很新，實際上都已經三、四十年了。而放置在客廳一旁的兩個大皮箱，更是陪伴吳先生度過留學、抗戰及海外無數國家的遊走，以一般人來講可能早就把他扔了，可是一向念舊惜情的吳先生並沒有這樣做，反而還將他保留著好好的，他常開玩笑的說，一件衣服、一雙皮鞋、一條領帶、一只皮箱，這些東西就像親友一樣，一旦感情建立，那有辦法說丟就丟。曾經跟隨吳先生三十年的秘書董先生（已故）就曾經告訴我，某回有位工友不小心將吳先生的小毛筆壓斷，照理講，筆不能用了就會隨手丟棄，可是吳先生竟將他保存在筆缸內，一想到就會拿出來看看，有時還會與董先生坐下來聊「筆」。

吳先生平時也好客，不過對象是它可以聊上幾句的人，剛認識時因不熟，頂多聊上半個小時我就走了，後來逐漸熟了，一去經常是一、二個小時，如果中間突然有事要走，而我們兩人又聊了正起勁，爲了能多留我一會兒，他通常會去冰箱拿東西給我吃，最常見的是糖果和水果，有時還會喝到葡

萄柚汁，喝完他會催促要我自己加，記得有一次我一個人就喝了半瓶，離去時，他還叮嚀我先上完廁所再回去，免得中途找不到廁所。

幽默隨性亦是吳先生的一大特質，有一次他在看報紙時發現一位政壇人士滿口捧風，又亂拍馬屁，他一氣之下就用簽字筆在這個人的相片上寫了一個屁字，然後在他的嘴巴旁邊加上：「你的嘴巴這麼臭，爲何不生蟲？」接著他以幽默的語氣問我，在台灣申請一種獎項要向哪一個單位登記，我問吳先生是什麼獎，他說，現今政壇上有這麼多馬屁蟲，而且又一直的繁殖，我們可以去申請一個「馬屁蟲獎」，每年選拔出五十位，頒給他們獎狀獎牌及一隻馬的屁股，以嘉勉他們對馬屁文化的貢獻，雖然這只是吳先生的一個玩笑，但從中亦可看出他厭惡迎逢拍馬之人的個性。

另外吳先生也不喜歡別人去捧他，尤其稱呼他「院長」、「物理學之父」、「博士」或者他感到肉麻的「大師」。他常說「大師」兩字是不可以隨便亂叫的，如果一個人的學問、道德及修養沒有達到相當的標準，盲目稱人爲大師，對被稱呼者是一種污辱，而對自己則是一種無知的行爲，如今許多人動不動就叫人爲「大師」，就連和尚、風水師、乩童、算命仙及幫人料理喪事之人都是如此，吳先生認爲對人職務的稱呼是一種禮貌，若是過度亂捧則是成了諂媚低俗，容易給人看不起。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在飛機上看見一位年輕和尚帶團出國進香，信徒對他十分崇拜，左一句大師，有一句大師，基於好奇吳先生就問其中一位信徒，這位年輕和尚有何過人之處，爲何要稱他爲大師，信徒摸摸頭，久久說不出理由，最後說了一句：「反正他很會念經，是佛祖的徒弟，所以我們就稱他大師！」

然而也因為吳先生率直真言的個性，使得他無形中得罪了不少人，不過吳先生卻始終不以為意，他說，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對得起良心，他從未欠人家人情，也不做人情給別人，所以他所批評出來的事物決不怕得罪人。對此，與吳先生交誼甚篤的故前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就說：「吳先生是一位直言不諱，傲骨過人的讀書人，他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敢罵別人不敢罵的事，這種人在台灣算得上是「奇人」。」

只可惜，晚年吳先生因受到病魔纏身，從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住進台大加護病房便無法再寫文章關心時事，一時之間，這社會似乎少了一個強有力的監督者。二〇〇〇年的三月四日吳先生與世長辭，香港數家媒體都對吳先生有相當版面的報導，其中

有一則是這樣寫著：「吳大猷先生的逝世，少的不僅是吳大猷本人，也少了吳大猷特有的讀書人精神……。海峽兩岸三地為此哲人同悲哀！」

吳先生人雖然已經走了，但他一生為中國物理科學所做的努力及貢獻，將永遠在人們的心中，尤其其他那傲人風骨的讀書人特性，也勢必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佳傳。英國著名教育家達爾遜曾說，讀書人最受別人尊重的地方，不是他是個飽學之士，創造了多少舉世聞名的理論，而是他的行為思想影響了多少後代的人，這一點吳先生似乎已經做到了！

(本文選錄自吳大猷先生紀念文集——典範永存)